

琼瑶全集

第5卷

5



瑶全集

花城出版社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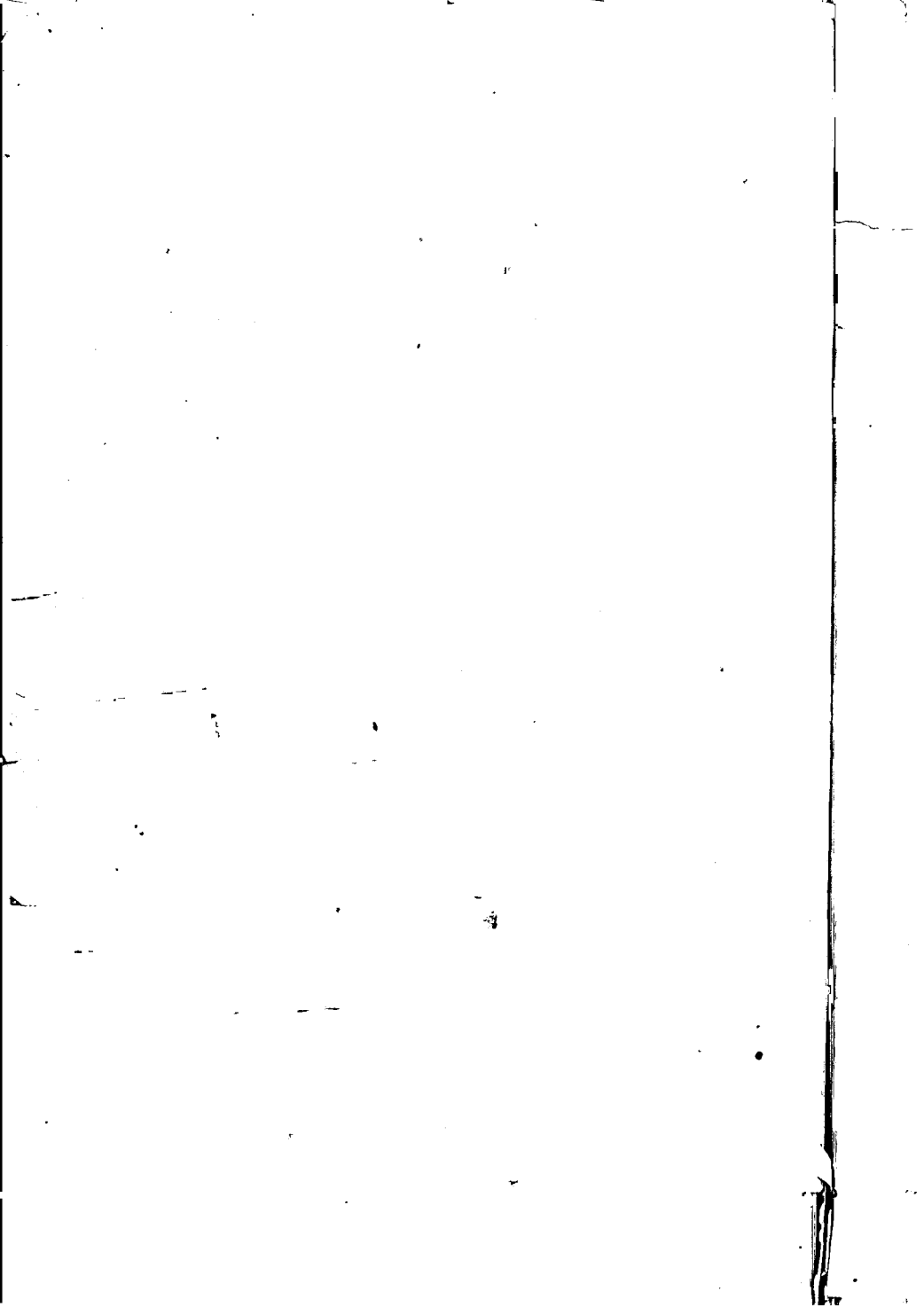
心有千千结 (3)

浪花 (145)

月满西楼 (275)

失火的天堂 (427)

昨夜之灯 (551)



心有千千结

午后的阳光静静的照射在医院那长长的走廊上。

江雨薇走上了楼梯，走进走廊，竭力平定自己那有些忐忑不安的情绪，她稳定的迈著步子，熟稔的找寻著病房的门牌，然后，她停在二一二号病房的门口。

病房门上挂著“禁止访客”的牌子，病房里却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咒骂声。她伫立片刻，下意识的拂了拂披肩的长发，整理了一下头上那船形的护士帽。心里迷糊的在想著，这病房里要面对的又不知是怎样一个难缠的病人？做了三年的特别护士，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病人，应付过种种类型的难题，她不怕面对这新的“雇主”。但是，刚才，那好心的护士长，曾用那么忧郁而烦恼的声音，对她求救似的说：

“雨薇，你去试试应付二一二号病房的耿老头吧，这怪老头儿进医院三天，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，如果你再应付不了，我们实在拿他没办法了！”

三天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！江雨薇对自己默默的摇了摇头，耿克毅，他该是个颐指气使的、坏脾气的、傲慢的老人！一个富豪，自然会养成富豪的习性。而她，无论如何，总得面对眼前的难题，江雨薇，她念著自己的名字，你选择了怎样一种艰苦的职业呵！

轻叹一声，她昂了昂头，下意识的抬高了下巴，似乎这样就增加了她的骄傲和勇气。略一沉思，深吸口气，她不由自主的竟浮起了一个自嘲似的微笑，了不起做第十二个被赶的人，又怎样呢？于是，带著这满脸的微笑，她敲了敲房门。

门内传来一声模糊的咆哮：

“不管你是谁，进来吧！”

多好的欢迎词！江雨薇唇边的笑意更深了。推开房门，她走了进去，门内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正面对著门口，背对著她。她只能看到他那满头乱七八糟的、花白的头发。在他旁边，有个打扮入时的少妇，正带著满脸的烦恼与不耐，在低声下气的侍候著。江雨薇的出现，显然使那少妇如获大赦，她正要开口向老人报告新护士的来到，那老人却已先开了口：

“是谁？”他问，声音是严厉而带著权威性的。

“哦，”江雨薇仍然沉浸在她自己的自嘲中。“是你的第……”

猝然间，那老人把轮椅车转了过

来，像两道寒光，这眸子竟充满

的，严厉，而又易怒的脸庞上，就

“……”他大声问。

“我说我是你的第十三号。”江雨薇清晰的说，并没有被这两道凶恶的眼神所打倒，相反的，她心中那抹自嘲和滑稽的感觉正在扩大，这老人是个标准的“老怪物”！笑意控制了她的整个面部的肌肉，遍洒在她的眉梢眼底。“听说你三天内赶走了十一个特别护士，我恰巧是第十二个，把我赶走，你刚好凑足了一打。”她说，笑著。

那老人怔住了，他那两道不太驯服的浓眉虬结了起来，眼光阴鸷而疑惑的凝视著她。

“哈！”他怪叫了一声：“你好像已经算准了我一定会赶走你！”

“不错，”她点点头。“因为我不是个驯服的小羔羊。”

“啊！听到了吗？”老人转向身边的少妇，怪叫著说：“这个护士已经先威胁起我来了！”

少妇对江雨薇投过来一个不解的眼光，讨好的对老人弯下腰去：

“好了，爸爸，你不喜欢她，我们再换一个吧！”

江雨薇转身欲去。

“那么，让我去通知那个倒楣的十二号吧！”

“慢著！”老人大叫。江雨薇站住了，回过头来。老人瞪视著她：“服侍我是倒楣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据以前那十一个人说：是的。”江雨薇坦白供认，那满脸的微笑始终漾在她的脸上。

老人微侧著头，斜睨著她，只一忽儿，他眼底忽然掠过了一抹狡黠的光芒，唇边竟也浮起了一丝笑意，一丝近乎孩子气的笑意。他点点头，阴恻恻的说：

“好极，好极！第十二号！你想一开始就摆脱掉我，是吗？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！我不需要第十三号，你留下来，我就认定要你来做这倒楣工作！”

江雨薇微微的扬了扬眉毛，笑著注视他。

“你决定了吗？耿先生？”

“当然！”老人恼怒的叫。

“那么，我只好‘留下来’了！”江雨薇耸耸肩，做了个无可奈何似的表情。“不过，你还是随时可以赶我走，至于我呢，”她从睫毛下窥视他，悄悄的微笑。“也必须声明一点，如果我受不了你的坏脾气，我也是随时可以离开的！”

“啊呀，”老人怒喊：“你又来威胁我了！”

“不是威胁，”她轻蔑浅笑：“我说过我不是个驯服的小羔羊，假如你不喜欢我，你还来得及反悔。”

“反悔！”老人翻了翻白眼，气呼呼的嚷：“我为什么要反悔？我生平就没有反悔过！”

“所以，你休想逃开我！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特别护士，听

江雨薇走向他的身边，我选了这份职业呢！现在，你练习走路的时候，她

墙边拿起了他的拐杖：“我们立即开始吗？”

他斜睨着她，带著满脸研判的神情，逐渐的，他眼底那抹狡黠的神色消失了。接著，他忽然一仰头，纵声大笑了起来，这笑声来得那么突然，使那一直站在旁边的少妇吓了一跳。她慌忙仆向他，急急的问：

“你笑什么？爸爸，有什么事不对？”

老人继续笑著，推开了面前的少妇，他的眼光定定的望著面前的江雨薇一面笑，他一面喘著气说：

“好，好，好，我耿克毅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居然上了你的当！你这个第十二号！从进门起，你就在对我玩手段！好，好，好，看样子，我是无法赶你走了！但是……”他用力的拍了一下轮椅的扶手：“你这个古怪的精灵鬼！你很能使我开心，我用定了你这个特别护士了！”

江雨薇也跟著笑了起来，看样子，那个第十三号是不必再来了。好难完成的任务，她松了口气。但，她并没料到这老人如此机智，如此精明，他竟能这么快就看透了她，使她不由自主的有些尴尬，脸孔就微微的红了起来。

“好了，”老人收住了笑，眼光锐利的望著她，毫不保留的，从上到下的打量著她，仿佛在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，又仿佛在找寻这艺术品的破绽。终于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：“除了第十二号这个名字之外，你还有别的名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微笑的说：“江雨薇，雨天的蔷薇。”

“江雨薇。”他沉思的念著这个名字。“还不错的名子，只是太柔弱了，与你本人不符。”他挑了挑眉毛，忽然转头去，面对身边的少妇，冷冰冰的说：“美琦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我用不著你了！”

那少妇如释重负般深吸口气，望了望老人，强笑著说：

“那么，明天我和培华一起来看您！”

“算了！算了！”老人不耐的摆摆手：“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我，我已经有了特别护士了，你们尽管放心吧！我一时还死不了，也不需要你们在我面前献殷勤！”

“爸爸！”少妇颇为难堪的喊，不自然的看了江雨薇一眼：“您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……”

“我太了解你们了！”老人打断了她，微微一笑。

“去吧，去吧。你……”

时，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分的不耐烦了，我不想再不耐烦！所以，走吧！”

江雨薇没有忽略掉她眼底闪过的一丝恨意。到这女人，烫得短短的头发，画得浓浓的眉毛，有对牛剪裁合身的旗袍，粉红色滚著淡蓝的边，上。这女人浑身都代表著富丽与华贵。只她身分识调的骄矜，高傲，和庸俗。富家的

……微妙的仇恨

人物，然后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奇怪，感情那样微妙，什么事都不足为奇了！

“好吧！”那少妇拿起了她的手提包，高傲的昂起了她的头，她美丽的大眼睛冷漠的望著江雨薇：“那么，江小姐，我把我父亲交给你了！希望你好好照顾他！”

“你放心！”老人抢著说：“她不会谋杀我！”

那少妇怔了怔，想说什么，终于，她一蹙头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扛开房门，她迳自走了出去。

门关上了，江雨薇转过头来，看著她的雇主。

“你对你的女儿相当冷酷呵！”她率直的说。

“女儿”老人嗤之以鼻。“我没有那么好的命，从来就没什么女儿！至于美琦，她是我的儿媳妇，她已经等不及我快些死掉了！”

江雨薇瞪视著面前的老人。

“你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仇恨的吗？”

老人严厉的回视著她。

“怎样？”他反问：“你想批判我吗？”

“我？”江雨薇自嘲的一笑。“我的身分能批判你吗？我有权利批判任何人吗？”

“你已经批判了，”老人冷冷的说，紧盯著她。“你满脸满眼睛里都写著你对我的不赞同，你不喜欢我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是职业性的特别护士，在我的工作范围内，并不包括要去喜欢我的雇主。”

“答得好！”他冷哼了一声，盯著她的眼光显得更加锐利与尖刻了。“我不知道我能对你忍耐多久，我已经开始讨厌你了！”

“你还来得及辞掉我。”

“不，”他虚眯著眼睛，慢慢的摇了摇头。“别梦想，我已经用定了你！现在，”他咬咬牙，大声的说：“你还不执行你的工作，在等什么？扶我起来！我不想一辈子坐在轮椅上！”

江雨薇走上前去，把拐杖递给了她，在搀扶他起来的一瞬间，她的眼光接触了他的，她有片刻的恍惚与迷茫，因为，那苛刻的老人的眼光中，竟有某种十分温柔的东西，当她想捕捉点儿什么的时候，那眼光已经变得冰冷而冷酷了。

“把你的肩膀靠近我一点儿！”他命令的说。

她靠过去，他的手扶住了她的肩，勉强的站著身子，大声的咒诅。江雨薇挽住了他的胳膊，多服的小羔羊，假如你不喜欢我，

人的生命并不强？但是，那眼睛里的生命力为什么不要反悔？我生平就没有反悔
“别发牢！”老人从喉咙里低吼，他竟没我！从现在起，你是我的特别护士，听
过了，我顶多再活一年！”

她愕然的抬头望著他，想吞下他的话
的是真的了。

江雨薇走向他的身边，抵了抵
选中了这份职业呢！现在，
间是你练习走路的时刻，她从

一个健康人一样!”

她用力的搀住了他。一时间,她无法说话,也无法思想,她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病人,从没有像这个——耿克毅这样撼动她,震慑她的了!她扶著他行走,一步一步,并不走向生存,而是走向死亡。但是她知道,这个老人要“走”下去,而不要“倒”下去!

2

江雨薇沉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凝视著那熟睡中的耿克毅。这是她担任这特别护士的第二天下午。

她已经向黄医生和护士长打听过了耿克毅的病情。在耿克毅床上挂著一个病历牌子,上面只简单的记载著:耿克毅,河北人,六十八岁,男性,病名只简单写著“双腿麻痹”。实际上,他的病是心脏冠状动脉肿大及肝硬化。四天前,他被另一家大医院转送到这儿来,因为他咆哮著说那家医院的设备太差,病房太坏,而这家医院却是全台北著名的“观光医院”。耿克毅在那家医院已经治疗了半个多月,病历也转了过来。一切正像耿克毅自己说的,他,顶多再能活一年。

但是,他的双腿却在惊人的进展下复元。黄医生曾经不解的说:

“换了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,反正到头来难逃一死,即使恢复了行走的能力,又能走几天呢?”

江雨薇却深深明白,那怕是一天,是一小时,是一分钟,这老人都要争取“走”的权利。他就是那种人,永不跌倒,永不屈服。

现在,老人在熟睡著。整个上午,他被打针、吃药、物理治疗、电疗……等已弄得疲倦不堪。何况,他又用了那么多精力来咒骂那些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,咒骂他不听指使的双腿,咒骂那辆倒楣的轮椅,还有,咒骂他新雇用的“利嘴利舌”的“特别护士”!现在,他累了,他沉睡在一个梦境里,那梦境是不为人知的吗?他的面容并不和平,那紧蹙的眉头,那紧闭的嘴唇,那僵直而绷紧的肌肉,……这整张脸上都写明了;他在一个恶梦中,或者,在那梦境里,他潜意识所惧怕的死亡正在威胁著他吧?是吗?那坚强的面孔在熟睡中显得多忧郁,多苍凉!

她出神的注视著这张脸孔。若干年来,只有病危的人与有钱的病人才雇用特别护士,因此,她的病人往往最后只有两个去处,一个是病愈出院,一个是推进“太平间”。如今,这耿克毅,他将走向何处?黄医生说过了:

“等他的双腿再进步一些,他可以出院了,以后,只是按时打针吃药与休息,一年内,死亡是随时可以来临的。”

她希望他能早些出院，她希望他被推进太平间的时候，她不用去面对他。奇怪，她看过多少人死亡，看过多少人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，最后，仍然被推入太平间。初当护士那些日子，她每面临一次死亡，就会食不下咽，会难过，会呕吐，会陪著家属恸哭……后来，当她见惯了，她不再难过，不再动容了，她了解了一件事，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，谁也逃不掉。可是，为什么她对耿克毅将面对的“死亡”竟如此不能接受？为什么？她不了解，她完全不能了解。

耿克毅在床上翻了一个身，轻轻的叹了口气，睡梦中的他不再凶恶了，只像个慈祥与孤独的老人。这是初秋的季节，天气仍然闷热，他的额上微微的沁著汗珠。江雨薇悄悄的站起身来，拿起桌上的一块纱布，她轻轻的拭去了他额上的汗。这轻微的触动似乎惊醒了他，他翻了一个身，嘴里吐出了两个模糊的字：

“若成！”

若成？这是什么？一个人名？一个公司？一个符号？江雨薇愣了一下，再看他，他仍然熟睡著，却睡得更加不安稳了，他的面孔扭曲了，他枯瘦的手指紧抓著被单，嘴里急促的吐出一大串模糊不清的呓语，她只能抓住几个诅咒的句子：

“该死的……浑球……笨蛋……傻瓜……”

连梦里他也要骂人啊！江雨薇有些失笑。可是，忽然间，他整个身子痉挛了一下，嘴里蓦然冒出一声野兽受伤时所发出的那种狂嗥：

“若成！”

这一声呼喊那么清晰又那么凄厉，江雨薇被吓了一大跳。她仆过去，他却再度睡熟了，面容渐渐平静下来，他又低低的吐出一句温柔的句子：

“小嘉，留下来，别走！”

小嘉，或是小佳？这又是谁呵？她无心探讨，只是呆愣愣的望著面前这老人的脸孔。留下来，别走！这坚强的老人，在梦中也有若干留恋吗？谁在这人世中，又会一无留恋呢？她沉思著，想得痴了。

于是，就在这时候，老人欠伸了一下身子，突然醒了。他睁开了眼睛，有一瞬间的迷茫，他的眼光立刻接触到江雨薇那对直视著他的眸子。他摆了摆头，迷迷糊糊的，嘟嘟囔囔的咒骂了一句：

“你是个什么鬼？”

江雨薇一怔，怎的，才醒过来，就又要骂人啊！而且，他居然忘掉她是谁呢！她深吸了口气，望著他，微微一笑。

“忘了吗？我是你的第十二号。”

“第十二号！”他睁大眼睛，完全清醒了过来：“是了！你就是那个机伶古怪的特别护士！”

她嫣然一笑，转过身子，去浴室里为他取来一条热毛巾。这种特等病房，都像观光旅社般有私用的浴室。

“你睡得很好，”她把毛巾递给他，扶他坐起身来。“足足睡了两小时，睡眠对你是很重要的。”她笑著望望他。“在梦里，你和醒的时候一样爱骂人呢！”

他斜睨着她，怀疑的问：

“我说梦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笑容可掬。“像小孩一样。”

“哼！”他打鼻孔里重重的哼了一声，警告似的说：“你最好别说我像小孩子！”

“你的戒条未免太多了，”她说，仍然笑著，一面帮他整理著被褥。“你是我碰到的最凶恶的病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你周围所有的人都没有好脾气！”

“你想在我身上发掘什么吗？”他紧盯著她，那眼光又重新锐利起来。“别想在我身上找慈祥温柔等文学形容词，我是著名的铁石心肠！”

“你以为是而已，”江雨薇直率的说。

“以为，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，你一定也有。”

他从浓眉下狞恶的看著她。

“你倒很武断啊！凭什么你认为我有软弱的一面？”

她抬起头来，微笑的望著他：

“你的小嘉。”她轻声说。

他猛的一震，眼光寒冷得像两道利刃，像要穿透她，又像要刺杀她，他厉声的说：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”

她在他的目光下微微一凛，立即，她武装了自己。

“你告诉我的。”

“我告诉你的？”他怒叫。

“是的，你梦里提到的名字。”她勇敢的直视著他。

“梦里？”他怔了怔，微侧著头，他不信任似的看著她，逐渐的，那股凶恶的神气从他面容上消失了，他显得无力而苍老了起来。“见鬼！”他诅咒。“连睡眠都会欺骗你！”

“睡梦中才见真情呢！”她冲口而出。

他迅速的抬起眼睛来，再度盯紧了她。

“你是个鲁莽的浑球！”他咒骂。“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选择了你来当我的特别护士！”

“你随时可以辞退我。”

“哼！”他又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把头转向了窗口，他望著窗外的阳光，默默的沉思了片刻。然后，他回过头来，注视著她。带著一抹小心翼翼似的神情，他问：“我梦里还说过一些什么吗？”

“骂人话。”她说。

“哈！”他笑了，“很多人都该骂的。”

“还有——若成。”

他惊跳，紧盯著她的眼光迅速的变得凶恶而冷酷，他的脸色苍白了，一伸手，他

竟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用惊人的大力气捏紧了，捏得她整个手腕火烧似的。了起来。同时，他的声音暴怒的在她耳边响起：

“谁允许你提这个名字？谁允许你？如果你再敢在我面前提这两个字，我会把你整个人撕裂！你这个混蛋！你这个该死的鬼怪！浑球！笨瓜……”

像潮水般，他从嘴里吐出一大堆骂人话，他的脸色那样狰狞，他的眼光那样可怕。江雨薇又惊又怒又恐怖，而更严重的，是她觉得受了侮辱，受了伤害。做了几年的护士，她从没有被人如此辱骂过。她努力的挣脱了他，远远的逃开到一边，她惊怒而颤抖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她语不成声的说：“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怪物！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正想说“我不干了！”门上却传来一阵叩门声。好，准是医生来巡视病房，她正好告诉医生，这个老怪物必定还有精神病，他根本是半个疯子！冲到门边，她打开房门，出乎她意料之外的，门外并非医生，却是两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！

“哦。”她咽了一口口水，护士的本能却使她不经思考的说了句：“耿先生不能见客！”

“我们不是客，”个子略高的一个微笑的说：“我们是耿先生的儿子。”

“哦！”江雨薇狼狈的退后了一步，让他们二人走进来，她还没有能从自己的惊恐与尴尬中恢复过来，却又陡然听到耿克毅的一声怪叫：

“哈！我的两个好儿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爸爸，”高个子走了过去，弯腰看他：“您还好吗？又在为什么事情生气了？”

“不劳你们问候，”老人冷冷的说，车转身子，用背对著他们。“培中，培华，你们如果对我还有几分了解的话，最好离开我远远的，让我安安静静过几天日子，我不想见到你们，也不想见到你们的太太。”

耿培中——那个高个子，年约四十岁，整齐、漂亮，而又很有气派的男人微笑了一下，掉转头，他说：

“好吧，培华，我们走吧！看样子我们是自讨没趣！爸，你自己保重吧！”

“放心，我死不了！”耿克毅阴沉沉的说。

“爸，”耿培华开口了，他比他的哥哥矮，他比他哥哥胖，但是，显然他没有他哥哥的好涵养。“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过不去？”

“走！走！走！”老人头也不回的挥著手。“别打扰我，我要睡觉了！”

“好！”培华站在床边，愤愤的说：“我们走！我们只会惹人讨厌，或者，若成会使你喜欢！”

比闪电还快，老人迅速的转回了身子，在江雨薇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前，她听到清脆的一声响，然后，就那么吃惊的看到那老人已给了耿培华一个耳光。耿培中迅速的拉着耿培华退向门口，嘴里喃喃的说：

“培华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沉不住气！”

兄弟两个立刻冲出了病房，门又合上了。江雨薇愣在那儿，好一会儿，她只能站著发呆，这兄弟二人，来去匆匆，在病房里停留不到五分钟！这是怎样的一个家

庭！怎样的父子关系！足足过去了三分钟，她才回过神来，也才想起自己刚刚受的侮辱。回转头，她看著耿克毅，要辞职的话已经冲到了唇边，但她又被一个崭新的情况所震撼了！

那老人，那冷酷、倔强、不近人情的老人，这时正靠在枕头上，衰弱、苍老、颓丧、而悲哀！在那对锐利的眼睛里，竟闪耀著泪光！泪光！这比什么都震骇江雨薇，这么坚强的一个老人会流泪吗？她冲到床边，俯身看他，急急的说：

“耿先生，你还好吗？”

老人震动了一下，抬起眼睛来看她，他的眼光是深沉的，严肃的，疲倦的，而又哀伤的。

“不要辞职。”他轻声的说：“留下来，我们会相处得很好。”

他竟看透了她的内心！她垂下头去，用手轻轻的抚平他的床单。

“谁……谁说我要辞职的？”她嗫嚅的问。调过眼光来凝视他，她的声音坚定了。“你该起床练习走路了，如果你不想终身坐轮椅的话！”

他盯著她的眼睛，他眼里的泪光已没有了，他又是个坚强而倔强的老人了。一个欣赏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，他拍了拍她放在床沿的手，赞叹而惋惜似的说：

“你应该姓耿！”

“怎么？”她不解。

“你该是我的女儿。”他微噤了一下。

“何必？”她扬扬眉毛：“好让你也有机会对我吹胡子，瞪眼睛吗？”

他瞪视她，她也瞪视他，接著，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。

“哈！我实在欣赏你！”老人说，把手交给了她：“扶我起来吧！”

于是，他们有相当融洽的一天，她不再对他提起他的家庭和儿子，也不谈他的“梦话”，以及那个神秘的符号“若成”。当晚上来临的时候，夜班的特别护士来接了她的班。（天知道！他每晚要换个不同的特别护士！）她终于走出了二二号病房。

说不出的疲倦，说不出的感觉，她缓缓的穿过那长长的走廊，走向楼梯。在长廊的尽头，楼梯的旁边，有一张长沙发，一个坐在那长沙发上的年轻人忽然站了起来，拦在她的面前。

她吃了一惊，望著面前的陌生人；瘦高，修长，一对炯炯发光的眸子，满头乌黑的乱发，挺直的鼻子下是张薄而坚定的嘴，下巴上胡子未刮，衬衫的领子未扣，一件破旧的牛仔布夹克，下面是条已发白的牛仔褲。满身的吊儿郎当，满脸的桀骜不驯，却浑身带著股特殊的，男性的气息！

“你——你要什么？”她疑惑的问。

“你是耿克毅的特别护士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只是要知道，他的病情怎样？”那年轻人问，直率的、肆无忌惮的注视著她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谁没有什么关系，告诉我，”他咬咬牙，眼底掠过一抹阴影。“他会死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她犹疑的说：“你应当去问他的主治医生，他比我清楚得多。”

“你一定也知道一些的，是吗？”他粗鲁的说，有份咄咄逼人的力量：“到底他怎样？”

“目前还好，但是，据说，他活不过一年。”他有种控制人的力量，使她不由自主的说了出来。

他一震，迅速的转过了身子，用背对着她，她看到他把手背送到唇边，用牙齿紧咬着自己，他的身子僵直而颤抖，似乎受到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打击。但是，仅仅几秒钟，他回过头来了，除了脸色苍白之外，他看不出有任何异样。

“谢谢你，小姐。”他说，声调暗哑而鲁莽。“请不要告诉他我问起他。他并不高兴听到我。”

“但是，你是谁？”她迷惑的问。

他凝视着她，那眼光深沉而怪异，充斥着某种寂寞，某种空虚，和某种凄凉。

“我没有名字。”他轻声的说。

“什么？没有名字？”她惊奇的张大了眼睛。

“如果你一定要称呼我什么，我叫若尘，意思就是‘像尘土一般’，懂了吗？没有价值，没有份量，仅仅是尘土而已，风一吹就不见了。”他自嘲的笑了一声，再说了句：“好了！谢谢你告诉我！没想到，耿克毅也有倒下来的一天！”

转过身子，他奔下了楼梯，迅速的消失在楼下了。

她呆立著，若尘，若尘，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名字，她曾以为是“若成”的。像尘土一般，像尘土一般……这是谁呢？耿家！怪老人！自从她担任这特别护士以来，认识的是一些怎样“特别”的人物呢？

3

“昨晚那个特别护士要了我的命！”耿克毅坐在轮椅中咆哮著。“她是一块木头，一个标准的傻瓜，你跟她讲什么她都不懂！我真不知道你们受了几年的护士训练，怎么会训练出这样一批傻瓜蛋来的！前天夜里那个护士也是，我才对她吼了几声，她居然就哭起来了！”

江雨薇一面整理著病床，一面微笑的倾听着。站直身子，她回头看著他。

“护士训练只训练我们照顾一些正常人，不是专门训练我们来照顾你的，耿先生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不算个正常人了？”

“不算。你是个待殊的人。”

“如何特殊了？”

“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她沉吟的注视著他。“你暴躁、易怒、敏锐、固执、跋扈、任性，甚至不近人情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没有几个是能忍受你的，你无法去责备那些护士，她们的工作里是不包括受气的！”

“啊呀，”他翻了翻白眼：“你把我形容成了一个暴君！”

“可能你就是一个暴君，”她深思了一下。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王国，在自己的小王国里，我们有权做暴君，但是，当你走出了自己的小王国，你就无权做暴君了。”

他紧紧的盯著她，眼光里带著一抹深深的困惑，他就这样盯著她好一会儿，沉默的，研究的。然后，他把轮椅推向窗边，面对著窗子，他低沉的说：

“你是个奇怪的小女人，你有许多奇怪的思想。”

“我并不奇怪，”她轻轻一笑。“我只是比一般女孩坚强些，我不喜欢被打倒。”

“所以，你想打倒我！”

“怎么会？”她挑眉。“你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，我只是说，做你的护士是对我工作上的一种挑战……”

“因为没有护士受得了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从窗前转回过来了，把轮椅推到床边，他看著她熟练的铺床叠被，看著她那忙碌的手整理著室内的一切，然后，他看著那张脸——那张年轻的、坚定的、充满了灵秀之气的一张脸孔。那对灵活而善于说话的眼睛，那小巧而善于诡辩的嘴，那修长的眉，那小小的鼻头，和那唇边的小涡儿，……他第一次发现，这机伶古怪的小护士竟有张相当动人的脸孔！他不由自主的微笑着。

“告诉我，你在你自己的小王国里，是不是也是个暴君呢？”

“我的王国？”她一愣，立刻，她的眼睛暗淡了一下。“我的王国太小了，我的领土太贫瘠，我没有时间来做一个暴君。”

“你的王国太小了？你的领土太贫瘠？”他盯住她。“别骗我，一个像你这样丰富的女孩子，必定有个大大的王国。”

她注视他，迅速的领会了他话里的意义，她觉得自己的脸孔在发烧了，她对他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，你指的王国在我的内心；是的，我承认我内心里有个大王国。只是，我还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这王国的君主。”

“放心，有一天，会有个年轻的人闯进来，占领你的王国。”他笑了。“或者，已经有人了？”

江雨薇蓦然笑了起来。——

“好了，耿先生，我们谈得太远了，我该推你到电疗室去了。”

“现在离电疗还有半小时，”他看了看表。“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谈谈天。告诉我，你的男朋友是怎样一个人？”